

tricontinental

NOCOLDWAR

MR
PRESS

美国正在发动 一场新冷战： 社会主义视角

序：
维杰·普拉沙德

撰稿：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罗思义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STUDIES | on contemporary
dilemmas

tricontinental

MR
PRESS

NOCOLDWAR

美国正在发动 一场新冷战： 社会主义视角

维杰·普拉沙德 / 序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罗思义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 撰稿

STUDIES | on contemporary
dilemmas
September 2022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This publication is issu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license. The human-readable summary of the license is available a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目录

序言 05

维杰·普拉沙德

促使美国在全球加紧军事侵犯的原因何在？ 09

罗思义

谁在领导美国走向战争？ 31

黛博拉·维内齐亚尔

21 世纪生态和平运动之“灭绝主义笔记” 6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引言

维杰·普拉沙德

2022年5月23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乌克兰局势发表了一针见血的言论。他说，与其执迷于“当下的情绪”，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应该促成一项令俄罗斯满意的和平协议。基辛格说：“除此目标之外的战争意图并不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而是一场直接针对俄罗斯的新战争。”西方外交政策机构对基辛格的言论大多不屑一顾。基辛格并非和平派，但他指出危机升级的巨大风险在于，这或将导致亚洲周围降下新的铁幕，甚至可能导致西方与中俄两国发生公开且致命的战争。这种不堪设想的后果连基辛格都觉得难以承受。要知道基辛格的前上司可是大谈国际关系“狂人理论”的尼克松总统，他曾告诉基辛格，他“碰触核按钮”就是为了吓唬胡志明，逼他投降。

在2003年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前夕，我曾与美国国务院一位高官交谈。他告诉我，美国政府的流行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收益。他解释道，一般都认为美国精英不惜让他国、或许还有本国劳动人民承担短期痛苦——战争造成国破人亡，也可能令他们遭遇经济困境。然而，如果一切顺利，这种代价将带来长期收益，即美国得以维护它二战后一直极力维护的东西，即其强势地位。他说的“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假设令我不寒而栗。但同样令

等)以孤立中俄两国;并希望肢解两国,继而长期操控它们。

本册的三篇文章缜密而理性地分析了乌克兰局势所展现的长期趋势。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列举了美国当局所谓“升级支配”策略,即为了维护其优势地位甘愿冒核冬天也就是同归于尽的危险。尽管俄美两国实际拥有的核武器数量都不少,但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反制武力体系,自认为可以摧毁俄罗斯、中国的核武器,使它们彻底失败并臣服。这种幻想不仅出现在美国决策者的晦涩文件中,还不时出现在讨论对俄发动核打击重要性的大众媒体上。

生活在意大利的记者黛博拉·韦内齐亚尔(Deborah Venezia)则深挖美国好战情绪的社会背景,讲述了美国各派政治精英在支持抗俄制华战略上形成合力的过程。美国的智库、军火商、政客及其写手的亲密关系网使得宪法的制衡保护机制形同虚设。美国精英阶层急于挑起冲突,以保全自己对全球社会财富的特别控制权(目前美国前400名富豪的净资产总额已接近3.5万亿美元,而以美国人居多的全球精英在非法避税港隐匿的财富近40万亿美元)。

来自“拒绝新冷战”组织的罗思义(John Ross)写道,通过乌克兰冲突,美国实质上升级了其全球军事侵犯。这场战争的危险在于,它表明美国不惜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直接对抗,而且不惜通过将中国台湾“乌克兰化”来升级对华冲突。罗思义认为,能够制约美国的因素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定力与决心;全球

促使美国在全球加紧军事侵犯的原因何在？

罗思义

前言

乌克兰战争的一系列起因表明美国20多年来在全球加紧军事侵犯的趋势有了实质性的加快。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美国只针对武装力量弱小、没有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军事对抗，如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11年轰炸利比亚。然而，乌克兰战争的主要导火索，即美国扬言将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其意味具有本质的不同。美国明知北约吸纳乌克兰是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直接挑衅，而俄罗斯则是军力强盛、核武众多的大国。尽管此举将突破俄方红线，美国却不惜冒此风险。

美国(还)没有将自家兵力投入乌克兰战争，声称这么做将引发世界大战，可能导致核灾难。但美国事实上是进行一场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不但执意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保留余地，而且在战争前对乌军进行训练，现在还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传递卫星

斯附近竖起强大防御工事，说明了美国在该地区引发冲突的企图。

然而，尽管做了这些战争准备，乌军还是无法真正与俄军抗衡，在实力对比上基辅显然是弱方。美国对此并不在意，它不过是把乌克兰当成对抗俄罗斯的炮灰。根据泰特金的说法：“美国为军事化的新乌克兰设计了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征服顿巴斯并入克里米亚。第二种是挑动俄方进行武装干预。”

2021年12月，俄罗斯意识到受美国影响的乌克兰对其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于是向北约寻求一系列安全承诺以化解危机。俄方特别要求北约结束东扩，不再考虑吸收乌克兰。泰特金写道：“西方……没有理会这些要求，它们知道乌方在为入侵顿巴斯大肆准备。乌军在顿巴斯附近集结了大部分战备部队，兵力高达15万，可在几天内突破当地军队的防守，彻底破坏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并造成数千人死亡。”¹

乌克兰战争是美国军事侵犯的实质性升级

因此，无论是美国坚持乌克兰“有权”加入北约的基本政治事实，还是美国为乌克兰增强军力的军事事实都表明，美国准备在乌克兰制造对抗，而不顾与俄方发生冲突的必然。因此，评价乌克兰危机的关键在于，要注意到美国已准备好将其军事威胁从单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威胁升级为针对俄罗斯等强国的军事挑衅。前者都是非正义的，但不可能直接导致与大国的军事冲突甚至世界大战，而后者则真有可能引发全球军事冲突。因此，关键是要分析美

国军事侵犯升级的原因。这种升级只是美国恢复和解路线之前的权宜之计，抑或军事持续升级是其长期国策？

这一问题对所有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仅举一个重要例子，在对俄罗斯加紧军事挑衅的同时，美国针对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强征关税，利用所谓新疆问题为其外交政策目的在国际上大造声势，而且还妄图破坏有关中国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与中国台湾有关的行动包括：

- 拜登总统在中美建交后首次邀请台北方面的代表出席总统就职典礼。

-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美国政坛三号人物（按总统继承顺序）南希·佩洛西窜访台北。

- 美国呼吁台北方面参与联合国。

- 美国加大了对台出售武器装备的力度。

- 美国访台代表增多。

- 美国在南中国海增加军事部署，频频派遣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 美国特战部队训练过台湾地面部队及海军士兵。

与俄乌冲突的情况一样，美国深知一个中国政策事关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50年来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基础。抛弃这一政策就是越过了中国的红线。所以显而易见，正如美国决意在乌克兰故意突破俄罗斯的红线一样，它试图以挑衅的方式破坏

一个中国政策。

有关美国对中俄两国的挑衅是暂时还是长期甚至是永久的问题，笔者的明确结论是，美国军事升级的趋势将延续下去。但是，鉴于这一问题可能涉及战争，性质极其严肃，实际后果极为严重，夸大和单纯的宣导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本文的目的是理性、客观、冷静地阐述美国在下一阶段将继续加紧军事侵犯的原因。此外，我将厘清对美国这一危险政策构成抗衡和促进作用的趋势。

美国经济、军事地位在新旧冷战时期的对比

归结到关键事实，美国的军事侵犯政策已持续了20多年，现在促使它不断加码的主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美国经济在全球生产中的压倒性优势已一去不返；其次，美国军力和军费仍具有绝对优势。这种失衡将使得人类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美国在此期间可能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弥补相对的经济衰退。这既有助于解释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打击，也能说明它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峙升级的原因。关键在于，美国的这种军事侵犯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包括增强与中国的对抗，甚至不惜发动世界大战。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情况做出准确的分析。

首先来看经济。1950年，第一次冷战前夕，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7.3%。相比之下，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苏联的GDP占世界总量的9.6%。换句话说，美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是苏联的三倍。² 在二战后的整个时期（第一次冷战），苏联GDP从未接近过美

国，1975年仅相当于美国的44.4%。也就是说，即使在苏联相对经济成就的巅峰时期，美国经济规模仍然是苏联的两倍多。在整个旧冷战期间，美国在经济上明显领先于苏联，至少以传统产值衡量就是如此。

再谈现在的情况。与1950年相比，美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要低得多，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大约在15%到25%之间。中国作为美国如今的主要经济对手，更接近与美国持平的程度。即使按跟随币值波动、与实际产值无甚关系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已经是美国的74%，远高于苏联曾达到的水平。此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超美国已有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它将继续逼近美国。

以购买力平价 (PPP，考虑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 计算，也就是安格斯麦迪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衡量标准，到2021年，美国仅占世界经济的16%，即世界经济中有84%不属于美国。以相同标准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比美国大了1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力平价预测，到2026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至少比美国大35%。中美之间经济差距远小于前苏联与美国的差距。

就算考虑到其他因素，无论怎么衡量，中国迄今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最新可查数据时点的2019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8.7%，而美国为16.8%。换言之，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量中的份额比美国高出70%以上。而前苏联在制造业产量方面从未赶上过美国。

再看货物贸易。美国在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中败给中国，这

对特朗普和美国来说多少有些丢脸。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量已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不过当时中国货物贸易量仅比美国多10%左右。到2021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超过美国31%。在商品出口方面，美国的情况更糟：2018年，中国的出口额比美国高出58%；到2021年，中国的出口额高出美国91%。总而言之，中国不仅已成为迄今为止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而且美国在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中也遭受了明显挫败。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在储蓄(家庭、企业、国家)方面的领先优势，这是实际资本投资的来源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根据现有最新数据，2019年中国的资本储蓄总额按绝对值计算达到6.3万亿美元，比美国的4.03万亿美元高了56%。但该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优势：一旦考虑货币贬值，中国每年资本净增量为3.9万亿美元，比美国的0.6万亿高出635%。总而言之，中国的资本存量年年都在大幅递增，相对而言美国的增量就很少。

这些趋势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压倒性地超过美国，不仅仅是自1978年以来的整整40年间，而且一直持续到最近。以通胀调整后的物价计算，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一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了24%，而中国经济增长了177%，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七倍。在相对和平的竞争领域，中国一路凯歌。³

美国在生产力和科技、公司规模方面的领先意味着总体上其经济仍强于中国，但两国之间的差距远小于美苏之间的差距。此外，无论这两个全球大国的相对经济优势各是什么，很明显，美国已经

任何国家。

美国在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上的落差是其侵略性政策的根源，美国在当前新冷战和对苏旧冷战中的经济、军事地位也因此产生明显区别。在旧冷战时期，美苏军事实力大致相等，但前面已经说过，美国经济规模大得多。因此，美国在旧冷战时期的战略是试图将问题转移到经济领域。哪怕是里根政府1980年代的军备扩充也不是为了对苏联发动战争，而是逼苏联参与军备竞赛，以损害其经济。因此，尽管局势紧张，但冷战从未转变为热战。而美国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它的相对经济地位已经大为削弱，但军事力量仍旧强大。因此，美国试图将问题转移到军事领域，这就解释了其军事侵犯升级以及该趋势将持续下去的原因。

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美国或许正在输掉和平的经济竞争，但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优势。这就会诱使美国诉诸于“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手段来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

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和间接使用

美国会使用“直接”和“间接”两种手段来展示其军事实力，这比对中国发动正面战争这种“直接”的极端可能性更大。有些方法已经付诸实施，有些方法还在讨论。已经实施的方法比如：

- 令其他国家服从美国军方，并试图迫使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更为敌对性的经济政策，德国乃至欧盟就是这种情况。
- 试图逆转世界经济业已形成的多极化特征，建立由美国单边

主导的各种联盟。北约、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等多国联盟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

- 试图迫使与中国经济关系良好的国家削弱这种关系。澳大利亚的情况就特别明显，其他国家也正在受到蛊惑。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讨论对中俄的盟友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试图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拉入对美国的“有限”战争。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美国政治评论员贾南·加内什 (Janan Ganesh) 举例说明了美国对直接和间接军事压力的综合使用，解释了“美国将成为乌克兰危机最终‘赢家’”的道理。加内什写道，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还不到三天，德国就加快推进国内首批两个液化天然气终端的建设。到2026年，由于地理和政治上更近，美国或将成为德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以此消除德国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加内什还认为，德国增加国防预算的承诺也将使美国受益，因为德国将为美国“分担更多的北约财政和后勤成本”。最后，他指出美国或将获得一个巨大优势：

一个更依赖美国但更少消耗美国的欧洲。克里姆林宫决定通过意外事件实现的目标连基辛格都无法预测。乌克兰战争非但不能终结美国重返亚洲的态势，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

至于亚洲，如果中国的目标是至少消除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那么过去六周就证明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日本不遗余力地支持基辅，因此就是支持华盛顿的。⁵

简而言之，美国运用军事压力迫使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服从

它。虽然可以预见不少其他变相方式，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美国企图利用其军事实力弥补其削弱的经济地位。如此理解，显然美国已经开始实行直接和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基本政策。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美国，其军事实力可能终将追平美国。然而，中国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建立起与美国相当的核武库，即使中国开始执行这种策略。在常规军备方面，由于先进的海空部队需要大量的科技进步和人员培训等等，中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赶上美国的水平。因此，在未来很多年，美国将在军事力量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优势，这为美国以军事手段弥补经济地位下降提供了持久的诱惑。

乌克兰战争的意义

从乌克兰战争的起因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教训。

首先，它证实了向美国寻求同情是没有意义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17年中，俄罗斯奉行尝试与美国交好的政策。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俄罗斯向美国卑躬屈膝。普京执政初期，俄罗斯向美国所谓反恐战争及其入侵阿富汗提供了直接援助。而美国的回报却是违背其关于北约不向俄罗斯推进“一寸土地”的承诺，同时积极增加对俄军事压力。

其次，这种态势表明，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不仅对俄罗斯至关重要，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俄罗斯是唯一在核武器方面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而中俄的良好关系是对美国的一大震慑，

过600万吨炸弹，而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在东南亚又投弹150万吨。迈克尔·克劳菲特 (Micheal Clodfelter) 在《空中力量的极限》(The Limits of Air Power) 一书中指出：

投弹量远超二战和朝鲜战争的消耗。美国空军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共消耗弹药215万吨，其中二战欧洲战区为161.3万吨，太平洋战区为53.7万吨，朝鲜战争为45.4万吨。⁷

爱德华·米格尔 (Edward Miguel)、杰拉德·罗兰 (Gerard Roland) 在对越南轰炸长期影响的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同一观点，指出：

因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轰炸（按重量计）至少是二战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轰炸总和的三倍，约为朝鲜战争轰炸总吨数的15倍。鉴于越南在战前的人口约3200万，美国在战争中投放的炸药人均数百公斤。还有一组对比，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威力约相当于1.5万吨和两万吨TNT炸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轰炸量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威力总和的100倍。⁸

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曾使用贫化铀等恐怖武器，意图摧毁该国（实际上也做到了）。在美国发动袭击多年后，贫化铀仍是当地新生儿先天性缺陷的罪魁祸首。2011年，美国轰炸了利比亚，把这个曾是非洲人均收入靠前、福利完备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部落冲突不断、公开贩卖奴隶的社会。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简而言之，证据表明，美国并不准备收敛其罪行与暴行。如果美国想象可以通过发动核战争来消除中国的经济挑战，那么没有证据表明它不会出此下策。此外，虽然美国国内势必会有反战运动，但

标志性事件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随后中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1972年之后不久，美国开启了对苏联的缓和政策。然而，到了1980年代，美国从越战的失败中缓过来后，在当时的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又对苏联采取了更有进攻性的政策。

在2007/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同样可以看到美国强时进攻、弱时求和的模式。这场危机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美国开始强调国际合作。汇聚了全球各大经济体、代表三分之二人口的20国集团成立于1999年，但直到2007/08年经济危机后才开始举行年度会议。2009年，20国集团承诺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主要力量，美国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尤其是，当美国感到实力受到削弱后，在这些领域对中国表现出了更加合作的态度。

当美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对华姿态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最终导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就是说，一旦美国感到自己更强大，它就会变得咄咄逼人。

当今与二战前的情况比较

谈到历史比较，我们可以把目前的形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进行对照。引发二战的直接原因最早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及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接着是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然而，尽管这些事件是不祥之兆，战争并非不可避免。1931年至1939年期间，同盟国国家未能抵御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导致一系

就是中国，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而且能使其军事力量最终与美国并驾齐驱。这很可能是对美国军事侵犯的终极威慑。第二股强大的力量是许多反对美国侵犯的国家，包括不少南方国家，代表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他们的反对不仅是从道义出发，而且是出于自身直接利益。美国企图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挽回其经济失败的后果，就不免会做出伤害许多国家利益之举。

这些做法的后果有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挑起乌克兰战争，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因为俄乌两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化肥出口国。此外，禁止华为参与5G发展，意味着跟随美国禁令的各国居民要多缴纳电信服务费。美国向德国施压，迫使其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以替代俄罗斯天然气，此举也导致德国能源价格升高。在拉丁美洲，美国企图阻止各国推行独立的国家政策。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提高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其他国家的国民被迫为美国的黠武行为买单，对此类政策及其结果产生反抗是必然的。

中国自身的发展、美国政策有悖全球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实，这两股力量相辅相成，构成了美国军事侵犯的主要障碍。因此，将中国的发展与反抗美国打压的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是全球大多数人的当务之急。虽然我们不在中国，无法完全理解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复杂情况，但可以说，他们肩负着重大责任，不仅要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促进地球可持续发展，而且要兑现革命的承诺，让工农大众为

要击败美国的侵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全面发展，这也符合其他受美国侵犯国家的利益。除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之外，阻碍美国侵犯的最重要力量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以及受美国政策连累的国家对于美国侵犯行为的反抗。美国直接和间接军事侵犯的强度取决于美国在局部对抗中的失败程度。越得手，它就越有侵犯性；越是被削弱，它就会越会求和。

因此，从短期看，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关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现实。尽管我们无法洞见美国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细节，但在其经济疲软和军事优势的共同作用下，其军事侵犯在总体上显然是升级的，除非遭遇重大挫折。

8. Edward Miguel and Gerard Roland,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1), 2011: 1–15. https://eml.berkeley.edu/~groland/pubs/vietnam-bombs_19oct05.pdf

谁在领导美国走向战争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世界正在感受美国日益浓烈的战争恶意。¹ 在乌克兰冲突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美国与北约不断升级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也不忘继续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挑衅。这种战争意图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5月15日《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 节目中展露无遗，其中一个环节模拟了美国对华战争。²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这种“战争游戏”的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这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知名智库，由美国及其盟国政府的一系列机构赞助，其中就有“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以及雷神、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波音、脸书、谷歌、微软等众多美国军事、科技企业。³

好战派外交政策精英的合流

美国自由鹰派的早期代表包括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其思想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为民主战斗”的主张。入侵越南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越南战争失败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暂时减少了对外干涉的呼声。不过，民主党参议员、自由鹰派人物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当时也被称为“波音公司的参议员”)与其他反共分子和坚定的干预派一起推动了新保守主义运动。包括杰克逊一些支持者和前雇员在内的新保守派在1970年代末支持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因为他致力于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单边主义崛起，新保守派进入美国外交政策主流，其思想领袖保罗·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曾是亨利·杰克逊的助手。1992年，在苏联解体后仅几个月，当时分管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就提出了《国防政策指南》(Defense Policy Guidance)，明确主张美国要确立永久“独角兽”地位。他解释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及其所有周边地区，以防止俄罗斯作为大国重新崛起。通过武力投射保持美国主导的单极态势，这一战略指导了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美国之所以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的虚弱。随后，美国和北约武力肢解了南斯拉夫。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被新保守派控制，如

副总统迪克·切尼 (Dick Cheney)、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

尽管自由鹰派和新保守派都积极主张对外军事干涉，两派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而新保守派往往无视多边机构。第二，自由鹰派希望联合西方盟友进行美国主导的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所说，新保守派乐于接受“美利坚帝国”的称号，并作为世界霸权国单方面决定对任何国家的进攻。⁶

尽管共和党、民主党在历史上形成了各自的政策和宣传机构，认为两党外交策略截然不同的观点却是一种误解。诚然，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是新保守派的主要阵地，偏向共和党的政策，而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及后来新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则有更多偏向民主党的自由鹰派人物。但是，各个智库中都有来自两党的代表，他们之间分歧的核心不在于党派门户，而在于具体政策主张。实际上，在白宫和议会的背后，由非营利基金会、大学、智库、研究团体等机构共同组成的两党政策规划网络，将企业和资本家的议题打磨成政策提案和报告。

另一个常见误解是，所谓自由主义“进步”的一面将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国际援助、限制军费开支。然而，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一大特征就是国家服从市场力量，并对医疗、食品救济、教育等社会支出实行紧缩政策，这严重损害了民众的生活质

量。共和党 and 民主党都遵循新自由主义原则，拜登政府2022年预算就是一个例证，其中军事开支比上年增加了4%。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提供的5万亿美元刺激资金中1.7万亿直接进入了大企业的口袋。⁷ 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南方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将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陷阱，迫使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休止地还债。

在外交政策领域，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是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该智库接受统治阶级各种来源的资助。委员会中“奠基” (Founder) 级企业会员中包含了能源 (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赫斯、特鲁里安)、金融 (美银、黑石、花旗、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穆迪、纳斯达克)、科技 (埃森哲、苹果、AT&T、思科)、互联网 (谷歌、Meta) 等行业的领军人物。委员会目前的董事会成员中既有老布什的中东问题主要顾问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也有奥巴马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Ashton Carter)。德国《明镜》杂志曾将外交关系委员会形容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私人机构”和“资本主义的中央政治局”。《华盛顿邮报》称该委员会及其成员为“最接近于美国统治机构的东西”。⁸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政策提议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长期战略思想，从其2022年1月“加强美日协调，应对台湾问题”的提议中可见一斑，该提议早于佩洛西同年8月窜访台湾事件。

不论这些机构里的成员在选举中支持哪一党的候选人，这个两党长期协作网络一直保持着华盛顿外交政策的稳定。该网络宣

加单边胁迫性措施，结合经济制裁、金融、信息、宣传、文化措施以及颜色革命、网络战、法律战等手段。

如果在乌克兰取得理想的成果，同样的策略无疑会被复制到西太平洋。

战略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政策精英们在其他他们认为次要的问题（如气候变化）上没有分歧。但即使在气候问题上，美国也在要求欧洲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而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此举的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不置一词，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取代俄罗斯向欧洲出售天然气。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进步力量发起国际性运动，表达他们对美国进攻性全球战略的担忧，往往使用“新冷战”这一说法。不过，这些常见的说法低估了美国当前外交政策某些方面的恶劣性质。与苏联的“旧冷战”遵循了一定的规则和底线，即美国采用多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压，谋求颠覆苏联政权，双方承认彼此的利益范围与安全需求。但是，美国并没有试图改变核对手的势力边界。但今时已不同往日，比如《华尔街时报》竟公然宣称美国应当展现赢得核战争的能力。这一立场受到外交政策精英的背书，他们声称乌克兰和中国台湾都是西方军事势力范围内的战略要地，必须予以保卫。¹⁴ 就连冷战领袖基辛格也对当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示担忧和反对，他认为将中俄分而治之才是正确之道，警告美国若同时与两个核大国直接开战将导致危险后果。

美国资产阶级支持反华战争预演

华盛顿试图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实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这一进程由特朗普政府发起，在拜登的领导下得到延续。然而，这一政策引发了意外后果。一方面，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欧美制造业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拜登政府面临国内反对的声音，他们呼吁减免贸易战关税，以降低国内巨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没有发起经济脱钩，但贸易战、科技战的压力促使其推进“国内大循环”战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依靠国内消费）。新冠疫情以来，中美商品贸易额表面上看出现了阶段性上升。

但必须看到，美国对华关系的底层逻辑在发生变化：美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日益紧密的反华联盟，支持华盛顿的好战政策。这种情形的根源有经济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因素。首先，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GDP数据掩盖了南方国家工厂劳动力的贡献。比如，苹果公司在美国的高盈利销售收入出现在了美国GDP数据里，但其丰厚收益的实际来源却是富士康工厂在中国深圳、重庆等城市高效廉价的先进生产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¹⁵ 从低廉非熟练工的大工厂时代一路走来，中国已发展出极为成熟的工业、物流、社会基础设施，到2019年在全球制造中占了28.7%。¹⁶ 将整个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或墨西哥或将是长达数十年的漫长过程，不能仅仅依靠更为低廉的工资。

除了芯片制造商，美国经济中很少有严重依赖在中国本土市场销售的行业。波音、卡特彼勒、通用汽车、星巴克、耐克、福特、

体制发生改变，以此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该行业的重要人物都积极推动华盛顿的敌对外交政策。谷歌前CEO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在2016年和2018年先后牵头成立了美国政府下的国防创新委员会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他大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代表了美国科技界的普遍意见，而科技界也影响着公共话语。推特和脸书配合美国和西方各国政府，对批评其外交政策的声音加大了审查力度，以反对中国等对手发起“虚假宣传”的名义，影响了新冠疫情、香港事务、新疆事务等重要问题的讨论。

制造业。美国制造业仍依赖中国的产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制造业基本上放弃了持续投资和技术革新。尽管奥巴马、特朗普都呼吁让“近岸制造”回到北美，但这方面收效甚微。不过，美国制造业在华投资近年来有所减少，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但即便在这个例子里，需要注意的是，埃隆·马斯克通过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从美国政府和军方获得了大量采购项目，其“星链”卫星系统于2021年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被中方批评。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告说，美国或将对星链系统进行军事化应用。将星链服务用于乌克兰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动向。马斯克对推特的潜在收购不太可能改变推特与美国和西方各国政府的关系及其针对中俄的态度。

金融业。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期待中国资本市场向他们进一步

势，特别是强烈反对美国对越侵略战争的有产、中产家庭的子女。虽说这项措施名义上的理由是挑选更专业、更敬业的士兵，但其实资产阶级企图利用贫穷劳工家庭的经济弱势，通过提供技术培训和稳定收入诱使他们入伍。美国在战争上的科技进步使其既提升了在被侵略国家杀害平民和敌方士兵的能力，又减少了美国士兵的死亡率。比如，2001到2021年，在耗资2.2万亿美元的阿富汗战争中，241000人（包括71000名平民）死亡，其中美方人员死亡人数仅为2442人，占1%。³⁵ 美方死亡人数减少，弱化了国人对美国战争行动的情感联系，而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兴起进一步使这种情感变得迟钝。到2010年代中期，据估计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国部队近一半人是私人军事承包商雇佣兵。³⁶ 2016年，世界最大私人军事承包商阿卡德米[原为埃里克·普林斯 (Erik Prince) 创办的黑水公司]被世界最大私募公司阿波罗以约10亿美元收购。³⁷ 如今的美军远不是全志愿军，更恰当的描述应该是全雇佣军。

美国进一步肆意兜售战争的原因在于，虽然它针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了侵略或参与军事行动，但它从来没有遭到过外国政府的侵略，没有遭受过大规模平民伤亡。助长“美国例外论”的心理根源在于，当代政治精英大多成长于冷战结束后所谓“历史终结”期，他们的国家似乎是战无不胜的。直到中国崛起前，美国在国内外都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因此，这些精英的世界观特别缺乏历史意识，妄自尊大以至于肆无忌惮，这两者结合是极其危险的。

由将军、政客、科技公司、私人军事承包商组成的军工复合体

企图大肆扩展美国的军事能力。如今，华盛顿几乎众口一致地以中俄两国为其军事扩张的借口。与此同时，这一集团中许多人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犯下或支持了战争罪行。

美国很少有重要的资本家个人愿意公开反对妖魔化中国的大合唱，反对者都受到规训或排斥。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中很少看到公开反对或呼吁克制的意见。迈克尔·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 在2020年总统选举活动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注意倾听民意，并拒绝将中国领导人称为独裁者，于是被强烈抨击对中国态度“软弱”。布隆伯格似乎已被成功规训，在拜登政府下也加入了好战俱乐部，在2022年2月被任命为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 (Defense Innovation Board) 主席。全球管理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主张与中国增进经济往来，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被《纽约时报》诋毁为“帮助提高全球专制腐败政府的地位”³⁸，结果麦肯锡在美国商界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虽然仍有一小部分人继续对中美关系表示乐观，比如富豪投资人、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 (Ray Dalio)，但他们都是局外人。

更关键的是，现在的美国资产阶级上层精英已经将投资分散在一系列产业中，从而得以克服单一产业的短期经济利益局限，与美国战略“大局”一致。与过去专注单一产业的百万富豪相比，今日的亿万富翁已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能够认识到在颠覆中国政权后完全自由化的中国市场将给他们带来重大长期收益。因而，这些亿万富翁更有动力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甘愿承受因此带来的短期损失。

如上所述，美国大资产阶级通过非营利基金会资助了众多智库和政策团体，影响着美国政策的讨论和提议。

在中产阶级上层精英中，有一小部分以CATO研究所为代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极右自由主义孤立主义者。这一政治团体大声反对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美国的军事扩张，反对美国在乌克兰的作用。但在美国外交政策平台上，他们是被边缘化的，没有太多影响力。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向来是一个“战友团”。这个团伙维持着一个现代国家，雇佣了一大批固定的武装人员、情报人员、间谍。2015年，美国430万人持有获取政府“秘密”“机密”“绝密”资料的安全许可。³⁹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一国家机器最终都能掌控局面，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无法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从中可见一斑。

极右翼的崛起和美国政治体制中的虚假制衡机制

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敌意有很深的种族主义根源。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民粹主义与白人至上右翼运动实现联合，称“另类右翼”（Alt Right）。该运动的宣传旗手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曾是白人至上主义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网董事长，同时毫不奇怪，他也是美国最积极的鼓吹反华分子之一。另类右翼的支持基础来自下中产阶级，该群体大多是白人，家庭年收入约7.5万美元。虽然班农甚至特朗普本人喜欢吹嘘自己得到了“白人

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全球治理新方案，这符合全球南方的利益。应当立即致力于重振金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等可行的全球南方多边计划。在这些计划里，世界大多数人拥有共同利益。全世界人民绝大多数来自南方国家，他们必须抵制战争、呼吁和平。美国不会是第一个因狂妄自大而过度膨胀的帝国，其霸权最终也将走向穷途末路。

Harwood, “Ruling Class Journalists, ”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0, 199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1993/10/30/ruling-class-journalists/761e7bf8-025d-474e-81cb-92dcf271571e/>.

9.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American Empire, Not ‘If’but ‘What Kind’, ”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5/10/arts/american-empire-not-if-but-what-kind.html>.

10.John Bellamy Foste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Tragedy and F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11.Antony J. Blinken and Robert Kagan, “America First’Is Only Making the World Worse. Here’s a Better Approach, ”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4,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1/04/america-first-is-only-making-the-world-worse-heres-a-better-approach/>.

12.Victoria Nuland, “Remarks at the U.S.-Ukraine Foundation Conference,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3,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p/eur/rls/rm/2013/dec/218804.htm>.

13.Matthew Kroenig, “Washington Must Prepare for War with Both Russia and China, ”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us-russia-china-war-nato-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

14.Seth Cropsey, “The U.S. Should Show It Can Win a Nuclear War, ”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7,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show-it-can-win-a-nuclear-war-russia-putin-ukraine-nato-sarmat-missile-testing-warning-11651067733>;

“A Conversation with Representative Michael McCaul,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6, 2022, <https://www.cfr.org/event/conversation-representative-michael-mccaul>;

Elliot Abrams, “The Ukraine War, China, and Taiwan,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3, 2022, <https://www.cfr.org/blog/ukraine-war-china-and-taiwan>.

15.John Smith, “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 ” Monthly

com/business/jpmorgan-ceo-dimon-jokes-his-bank-will-outlast-chinas-communist-party-2021-11-23/

22.Bloomberg Government, “The Top 10 Defense Contractors, ” June 10, 2021, [https:// about.bgov.com/top-defense-contractors/](https://about.bgov.com/top-defense-contractors/).

23.Big Tech Sells War,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bigtechsellswar.com/>; April Glaser, “Thousands of Contracts Highlight Quiet Ties Between Big Tech and U.S. Military, ” NBC News, July 8, 2020, <https://www.nbcnews.com/tech/tech-news/thousands-contracts-highlight-quiet-ties-between-big-tech-u-s-n1233171>; Joseph Nograles, “Buy PLTR Stock: Palantir Is a Defense Contractor Powerhouse, ” Nasdaq, October 14, 2021, <https://www.nasdaq.com/articles/buy-pltr-stock%3A-palantir-is-a-defense-contractor-powerhouse-2021-10-14>; Frank Konkel, “NSA Awards Secret \$10 Billion Contract to Amazon, ” Nextgov, August 10, 2021, <https://www.nextgov.com/it-modernization/2021/08/nsa-awards-secret-10-billion-contract-amazon/184390/>.

24.Mike Stone, “Biden Wants \$813 Billion for Defense as Ukraine Crisis Raises Alarm, ” Reuters, March 2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biden-wants-813-billion-defense-ukraine-crisis-raises-alarm-2022-03-28/>; Michael A. Cohen, “Bloated Defense Budget Passes Easily but Congress Fights over Safety Net Programs, ” MSNBC, October 1, 2021, <https://www.msnbc.com/opinion/bloated-defense-budget-passes-easily-congress-fights-over-safety-net-n1280568>.

25.Open Secrets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www.opensecrets.org/>.

26.Ben Freeman, “The Hidden Costs of Star Creep: Generals Making More in Retirement Than in Service, ” POGO: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February 8, 2012, <https://www.pogo.org/analysis/2012/02/hidden-costs-of-star-creep-generals-making-more-in-retirement-than-in-service>.

27.Sam DiSalvo, “How Much Is Bill Clinton Worth?” Yahoo! News, February 12, 2021, <https://ca.news.yahoo.com/much-bill-clinton-worth-234218086.html>.

28.CNBC, “Many Who Met with Clinton as Secretary of State Donated to Foundation, ” August 23, 2016, <https://www.cnn.com/2016/08/23/most-of-those-who-met-with-clinton-as-secretary-of-state-donated-to-foundation.html>.

29.Jeremy Herb and Connor O'Brien, “Pentagon Pick Mattis Discloses Defense Industry Work, ” Politico, January 8,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blogs/donald-trump-administration/2017/01/james-mattis-defense-disclosures-233331>.

30.Dan Alexander, “Here’s How Much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Austin Is Worth, ” Forbes, June 18,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alexander/2021/06/18/heres-how-much-secretary-of-defense-lloyd-austin-is-worth/?sh=552340be63e4>.

31.Luke Johnson, “Report: 70 Percent of Retired Generals Took Jobs with Defense Contractors or Consultants, ” HuffPost, November 20, 2012,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defense-contractors-generals_n_2160771

32.Tom Vanden Brook, Ken Dilanian and Ray Locker, “How Some Retired Military Officers Became Well-Paid Consultants, ” ABC News, November 18, 2009,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retired-military-officers-retire-paid-consultants/story?id=9115368>; Mandy Smithberger, “Brass Parachutes: The Problem of the Pentagon Revolving Door, ” POGO: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November 5, 2018, <https://www.pogo.org/report/2018/11/brass-parachutes>.

33.Jonathan Guyer and Ryan Grim, “Meet the Consulting Firm That’s Staff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The Intercept, July 6, 2021,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7/06/westexec-biden-administration/>; WestExec Advisors, accessed August 14, 2022, <https://www.westexec.com/>.

34.Jonathan Guyer and Ryan Grim, “Meet the Consulting Firm That’s Staff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The Intercept, July 6, 2021,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7/06/westexec-biden-administration/>; Alex Thompson and Theodoric Meyer, “Janet Yellen Made Millions in Wall Street, Corporate Speeches, ”

Politico, January 1,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1/01/yellen-made-millions-in-wall-street-speeches-453223>; Eric Lipton and Kennet P. Vogel, “Biden Aides’ Ties to Consulting and Investment Firms Pose Ethics Tes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8/us/politics/biden-westexec.html>.

35.Neta C.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 “Human and Budgetary Costs to Date of the U.S. War in Afghanistan,” Costs of War Project, April 15, 2021,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figures/2021/Human%20and%20Budgetary%20Costs%20of%20Afghan%20War%2C%202001-2021.pdf>.

36.Bryan Stinchfield, “The Creeping Privatization of America’s Armed Forces,” Newsweek, May 28, 2017, <https://www.newsweek.com/creeping-privatization-americas-forces-616347>.

37.Ross Wilkers, “Apollo Group, Constellis Executives to Buy Out Security Services Contractor,” GovCon Wire, August 15, 2016, <https://www.govconwire.com/2016/08/apollo-group-constellis-executives-to-buy-out-security-services-contractor/>.

38.Walt Bogdanich and Michael Forsythe, “How McKinsey Has Helped Raise the Stature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5/world/asia/mckinsey-china-russia.html>.

3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curity Clearance Process: Answers t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ctober 17, 2016,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3216>.

40.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353.

41.Tony Eskridge and Shailly Gupta Barnes, “Quick Facts on Voting Rights,” Kairos Center,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kairoscenter.org/quick-facts-on-voting-rights/>.

42. Ian Vandewalker, “Since Citizens United, a Decade of Super PACs, ” The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January 14, 2020,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analysis-opinion/citizens-united-decade-super-pacs>.
43. Brian Schwartz, “Total 2020 Election Spending to Hit Nearly \$14 Billion, More than Double 2016’s Sum, ” CNBC, October 28,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10/28/2020-election-spending-to-hit-nearly-14-billion-a-record.html>.
44. Dan Kopf, “The Typical US Congress Member Is 12 Times Richer than the Typical American Household, ” Quartz, February 12, 2018, <https://qz.com/1190595/the-typical-us-congress-member-is-12-times-richer-than-the-typical-american-household/>.
45.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Xi Jinping Holds Talks with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f the US, ” November 12, 2014, http://us.china-embassy.gov.cn/eng/zmgx/zxxx/201411/t20141115_4909273.htm.
46. William Gallo, “Clinton Says US Would ‘Ring China With Missile Defense’, ” Voice of America, October 14, 2016, <https://www.voanews.com/a/clinton-says-us-would-ring-china-with-missile-defense/3550418.html>.
47. Shailly Gupta Barnes, “Explaining the 140 Million: Breaking Down the Numbers Behind the Moral Budget, ” Kairos Center, June 26, 2019, <https://kairoscenter.org/explaining-the-140-million/>; Save the Children, “Child Hunger in America, ” 2021, <https://www.savethechildren.org/us/charity-stories/child-hunger-in-america>.
48. No Cold War, “Briefing: The World Does Not Want a Global NATO, ” July 28, 2022, <https://nocoldwar.org/news/briefing-the-world-does-not-want-a-global-nato>.
49. “China Says U.S. Cannot Speak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 BBC News, March 19, 2021, <https://www.bbc.com/news/av/world-56456021>.

21世纪生态和平运动 之“灭绝主义笔记”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1980年，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作者、欧洲核裁军运动领军人物E.P.汤普森(E. P. Thompson)撰写了开山之作《关于文明末期之灭绝主义笔记》。(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¹尽管自那以后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汤普森的文章仍是一个出发点，有助于探讨当今时代核心矛盾，主要有地球生态危机、新冠疫情、新冷战以及现任“混沌帝国”，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都来自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²

对于汤普森来说，“灭绝主义”一词不是指生命本身的灭绝，因为即使面临全球热核交锋，一些生命仍会存续下去。他指的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当代）文明灭绝”趋势。无论如何，灭绝主义指的是大规模的消亡，其内涵可以解释为“社会经济、政体、意识形态中各种表现程度不一的特征将社会推向一个必将导致群体灭绝的方向。”³这篇文章发表八年后的1988年，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 (James Hansen) 才向美国国会作了著名的全球变暖证词；同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成立。因此，汤普森对灭绝主义的探讨仅限于核战争，没有直接谈及当代社会另一个新的灭绝倾向：地球生态危机。然而，他的观点具有深刻的社会生态学意义，现代社会的灭绝倾向因而被视为直接违背了“人类生存的必要生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建设社会平等、生态绵延的环境而斗争⁴。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二战以来一直笼罩地球的核威胁似乎已经消退。因此，汤普森灭绝主义理论的后续研究大都以本身也是“群体灭绝”一大来源的地球生态危机为背景进行讨论。⁵ 然而，最近十年来，新冷战发生，核浩劫的威胁重新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2022年乌克兰战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4年美国策划的独立广场政变以及此后基辅当局与顿巴斯俄语区分离共和国之间的乌克兰内战，现在已经演变为俄乌之间的全面战争。2022年2月27日，俄方在乌克兰的军事进攻第三天时，事态显现出危险的全球意义：俄方将其核力量设为高度警戒状态，以警告北约不要直接干预战争，无论是以无核或有核形式。⁶ 现在世界核大国之间爆发全球热核战争的危险比冷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大。

因此有必要应对双重灭绝倾向：地球生态危机（不仅包括气候变化，还有科学家确定的地球作为人类安全家园八大重要界限正在被突破）、日益严重的全球核毁灭威胁。研究两种全球生存威胁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注意修改过去对核灭绝动因的理解，因为它在美国几十年的单极霸权下发生了质变，世界的关注点也转向了其他

地方。冷战结束已有30年，当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风险迫在眉睫之际，为何全球热核战争的威胁再次笼罩全球？和平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要采取哪些方法来应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生存威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研究核冬天之争、反制武力理论、美国谋求全球核霸权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当今“灾难资本主义”（catastrophe capitalism）造成的全球生存威胁。

核冬天

1983年，美苏两国的大气科学家团队在主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核战争导致“核冬天”的预测模型。当时正值里根政府核扩张，并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星球大战计划”），核末日威胁日益加剧的时候。人们发现，全球热核交锋将导致100多个城市陷入汪洋火海，烟尘在大气中弥漫，阻挡太阳辐射，从而使地球平均气温大幅下降。气候将往与全球变暖相反的方向急剧变化，全球迅速变冷，全球（至少整个半球）气温在一个月内下降几度甚至“几十度”，对地球生命造成可怕后果。因此，尽管全球热核交锋的直接后果将导致数亿甚至超过十亿人死亡，但其间接后果将严重得多，哪怕逃过了核弹的直接打击，大多数人也会饿死。核冬天假说对当时的核军备竞赛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促使美苏两国政府悬崖勒马。⁷然而，美国的权力精英将核冬天模型视为对核军备工业和五角大楼的直接攻击，尤其是针对星球大战计划的。这就引发了史上最大的科学争论之一，

只不过这次争论更关乎政治而非科学，因为科学结果从未被真正质疑。尽管有人说美国宇航局科学家的初始核冬天模型过于简单，后来也有人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后果没有最初设想的那么极端：比起“核冬天”，“核秋天”更为恰当；但是科学模型一再验证了核冬天假说。⁸尽管如此，如果说公众和政治领袖对核冬天研究的最初反应有力地推动了解除核武器运动，促进了核军备控制和冷战结束，但它很快就遭到了美国核战争机器背后强大军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反攻。因此，主流媒体联合各种政治势力，发起了种种诋毁核冬天假说的宣传攻势。⁹ 2000年，著名科学杂志《发现》竟把核冬天假说列入“过去20年20大科学谬误”名单。不过，《发现》杂志对此提出的理由最多只是，19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核冬天研究背后的关键科学家到1990年时有所退却，认为全球核交锋导致的平均温度下降幅度估计比最初设想的要小一些，最多导致北半球平均温度下降20摄氏度。然而，这一最新估算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仍是毁灭性的。在这个科学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否定论案例（甚至比否定气候变化还严重）中，公共领域和军方普遍不接受核冬天的科学发现，理由竟然是最初的估算有些“夸大”。几十年来，直到现在，统治圈一直利用“夸大”的指控来淡化核战争的全部影响。就五角大楼资本主义（Pentagon capitalism）而言，这种否定论的动机显然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允许核冬天的科学结果成立，那么以打一场“打得赢”或者至少己方“占上风”的核战争为目标的战略计划将毫无意义。一旦考虑到大气环境的影响，这就是全球性的

破坏，而不仅局限在特定的核战区。全球热核交锋后几年内，难以想象的后果将毁灭地球上绝大多数人，这甚至超出了“相互保证毁灭”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机制所设想的结果¹⁰。

在某些方面，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一直被核战略规划者轻描淡写。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在《末日机器》 (The Doomsday Machine) 中指出，美国战略分析师估算的全面核战死亡人数从一开始，“甚至在尚未发现核冬天之前”就是一种“极大低估”，因为他们有意忽略了由核爆炸引发的城市火焰风暴（这是对城市总体人口的最大影响），依据是破坏程度太难估计这种站不住脚的理由。¹¹ 埃尔斯伯格写道：

然而，人们在60年代就知道，由热核武器引发的火焰风暴一定是核战争中造成最大人员死亡的因素……此外，（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约21年后第一批核冬天研究成果问世前）没有人会认识到……我们策划的先发制人核打击 (first strike) 的间接影响将严重危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类。这些影响来自我们攻击城市的另一被忽视的后果：烟雾。实际上，参谋长 (联席会议) 和他们的策划专家无视了火与烟相生相伴的事实。但危及生存的不是普通火灾甚至重大火灾产生的烟雾，留在大气低层的烟雾很快会被降雨驱散。但我们的核武器在目标城市所必然引发火焰风暴将把烟雾送入大气上层。

多重火焰风暴导致的强烈上升气流将数百万吨烟尘送入平流层，这里烟尘无法被降雨冲刷干净，而是迅速包围地球，形成厚厚一层，阻隔地球上的大部分阳光，这种情况将持续十年以上。光照

减少，全球范围内气温大幅下降，导致所有农作物颗粒无收，人类及其他以植物为生的动物将几乎全部饿死。受到核爆炸及余波直接影响的欧亚（这是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预见的直接后果）、非洲、北美的人口几乎全部灭亡，而逃过直接影响南半球的人口也将几乎全部饿死。¹²

埃尔斯伯格在2017年写道，比最初反对核冬天假说更糟糕的是，在随后几十年里，美俄两国的核政策制定者“仍旧保留在城市附近实施数百次核爆的‘选项’，而核爆足以把大量烟尘送进平流层上层，（由此导致的核冬天，）使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饿死，我们自己终究也难逃一劫。”¹³灭绝主义推动力、深植于五角大楼资本主义的“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所构建的否定论更加重要，因为，不但最初的核冬天研究从未被推翻，而且依据比1980年代早期模型更精准的电脑模型，21世纪的核冬天研究进一步表明，比最初模型假设强度更低的核交锋也可能引发核冬天。¹⁴ 这些新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发现》杂志上得到了体现。2007年，在把核冬天假说列入前20年“20大科学谬误”仅仅七年之后，《发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核冬天回归》（The Return of Nuclear Winter）的文章，根本上否定了之前的文章。¹⁵

最新研究（某种程度上受到核扩散的推动）表明，假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核战争，引爆100颗1.5万吨当量（广岛原子弹等级）的原子弹，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与二战死亡总人数相当，从长期看还要加上全球性饥荒所造成的死亡和苦难。原子弹爆炸将直

接引发八到十平方公里的火焰风暴，燃烧的城市将向平流层释放约500万吨烟尘，在两周内将整个地球包围起来。烟尘无法被降雨洗刷，可存留10年以上。烟尘遮挡光照，使全球粮食产量减少20%至40%。位于平流层的烟尘层吸收不断升温的阳光，温度上升到接近水的沸点，导致人口稠密地区的臭氧层减少20%至50%，并造成史无前例的紫外线强度上升，皮肤白皙者约六分钟即可被严重晒伤，皮肤癌罹患率创历史新高。同时，死于饥荒的人数可达20亿。¹⁶

从2007年至今仍在持续进行、发表于主要同行评议科学期刊上的一系列核冬天新研究并未止步于此。它们还研究了美、俄、中、法、英等五个核大国参与全球热核交锋将导致的后果。美俄两国占据了世界核武库的大部分，拥有数千枚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7-80倍的战略核武器（然而还有一些1950和60年代制造但之后已停产的热核武器威力相当于原子弹的1000倍）。仅需一枚战略核武器击中城市，就能让方圆233到394平方公里的土地陷入汪洋火海。据科学家测算，一场全球全面热核交锋所引发的大火将向平流层释放1.5-1.8亿吨黑碳烟尘。烟尘将滞留20至30年，可阻挡北半球70%、南半球35%的光照。正午的太阳仿佛午夜的一轮冷月。全球日均气温在一到两年间都在冰点以下，北半球主要农业区将持续更久。平均气温低于末次冰期的气温。农业区的生长季节将消失10年以上，降雨量减少可达90%。大多数人将死于饥饿。¹⁷

兰德公司物理学家赫尔曼·卡恩 (Herman Kahn) 在其 1960年出版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 一书中提出了“末日

机器”概念，即在核战争爆发时让地球人全部灭亡的机器。¹⁸ 卡恩并不是主张建立末日机器，也不认为美苏已经建立或正在尝试建立末日机器。他只是表示，建立确保核战中无人幸存的机制是实现各方全方位不可逆威慑、去除核战可能的一种廉价替代方案。埃尔斯伯格原本也是核战略专家，他的评价与参加核冬天模型研发的科学家卡尔·萨根 (Carl Sagan)、理查德·图尔科 (Richard Turco) 等人不谋而合：几个核大国如今掌握的战略核武器一旦被引爆，即构成实际上的末日机器。末日机器一旦运转，几乎肯定将直接或间接导致大部分地球人口灭亡。¹⁹

反制武力与美国的核优势野心

从苏联取得对美国大致核均势的1960年代开始直到苏联解体，美苏冷战期间的主导核战略是基于“相互确保毁灭”原则。该原则指的是双方彻底毁灭的可能性，比如数亿人死亡，实际上等于核均势。然而，核冬天研究表明，全面核战争的后果将远远超出此范围，将导致几乎全部地球人类以及其余大多数物种的灭亡。尽管如此，美国仍无视核冬天的警示，企图凭借比苏联强得多的实力突破“相互确保毁灭”红线，向获取“核优势”的方向发展，以恢复美国在冷战初期的核优先水平。核优势与核均势相反，意味着“取消报复性核反击的可能性”，因此也被称为“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²⁰。因此，华盛顿官方国防立场始终保留美国对有核或无核国家采取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可能性，这就事关重大了。

除了提出末日机器概念，作为美国知名战略规划专家的卡恩还发明了打击价值 (countervalue) 和反制武力 (counterforce)²¹这两个重要术语。“打击价值”是指以敌方的城市、平民、经济为打击目标，目的是彻底消灭，导致“相互确保毁灭”。相反，反制武力是以敌方核武器设施为打击目标，防止核报复。

当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最初提出反制武力战略时，它被视为一种“不攻击城市”战略，即打击对手核武器而非平民，此后常被以此理由被错误地合理化。然而，麦克纳马拉很快意识到反制武力战略的缺陷：它引发了以实现或去除核优势为目的的核军备竞赛。此外，反制武力的“抢先”打击不针对城市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打击目标也包括城市中的核战指挥中心。因此，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方向，转而支持基于“相互确保毁灭”原则的核战略，认为这是实现核威慑的唯一正确方法。²²

美国这一核战略在1960和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盛行一时，表现在接受与苏联的大致核均势以及接受“相互确保毁灭”的现实可能性。然而，这一战略在卡特政府最后一年瓦解了。1979年，美方迫使北约允许其在欧洲部署了巡航导弹和潘兴II型 (Pershing II) 导弹，两种导弹均为针对苏联核武库的反制武器，这一决定引发了欧洲的反核运动。²³随后，里根领导的美国政府全面采纳了反制武力战略。²⁴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建立一套足以保卫美国国土的全面反弹道导弹系统。尽管该计划后来因不切实际而

被放弃，它还是催生了后续几届政府的反导系统。²⁵此外，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推动了后被称为“和平卫士”的MX导弹，它被视为一种能够在苏联导弹发射前抢先摧毁之的反制武器。这类武器都有潜力在先发制人核打击中将苏联武装力量“斩首”，并有能力通过反导系统拦截漏网的苏联导弹。²⁶反制武器精准度要求更高，因为它们不再被视作像是“打击价值”攻击中的城市克星，而是要对导弹发射井、机动陆基导弹、核潜艇、指挥控制中心等进行精确瞄准。美国在反制武器方面拥有技术优势。

美国从1979年开始大肆进行核武器扩充，在欧洲策划部署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运载系统，此举引发了1980年代欧美声势浩大的反核战争抗议活动，汤普森的灭绝主义学说和核冬天的科学研究也由此而来。然而，用军备控制协会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珍妮·诺兰 (Janne Nolan) 的话说，如今，以核优势为要旨的“反制武力仍是美国核战略的神圣原则”。²⁷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华盛顿立即启动将新的单极地位转化为美国永久称霸全球愿景的进程，其开端就是1992年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发布的《国防政策指南》 (Defense Policy Guidance)。²⁸其实施方法是通过地缘政治操作将西方主导地区扩张到前苏联部分地区或其势力范围内的地区，以防止俄罗斯作为大国重新崛起。与此同时，在核裁军的气氛中以及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核力量退化，美国企图将其核武器“现代化”，用技术更先进的战略武器取代，目的不是要增

强威慑，而是要获得核优势。²⁹美国在冷战后通过继续推广反制武器追求核优势的做法在当时的核政策辩论中被称为“极多主义” (maximalist) 战略，遭到“极简主义” (minimalist) 战略 (依赖“相互确保毁灭”原则) 派别的反对。最终，极多派获胜，新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是：北约扩张 (乌克兰被视为最终的地缘政治战略支点)、美国对绝对核主导、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极多主义战略企图。³⁰

2006年，基尔·利伯 (Keir A. Lieber)、达里尔·普雷斯 (Daryl G. Press) 在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的旗舰期刊《外交》 (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美国核优势的崛起”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利伯和普雷斯文章中认为，美国“即将获得核优势”，也就是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这是美国至少从冷战结束以来的目标。正如两位作者所说：“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实际上是在故意寻求核优势。”³¹

美国可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底气在于新型核武器以及自冷战后就在加速进行的核武器现代化。配备核弹的巡航导弹、可发射导弹至近岸的核潜艇、同时携带核弹巡航导弹和重力核弹的B-52低空飞行隐形轰炸机等武器装备都可以更有效地突破俄罗斯或中国的防御。更精确的洲际弹道导弹可完全摧毁加固的导弹发射井。更先进的监控系统可跟踪、摧毁机动陆基导弹和核潜艇。与此同时，美国核潜艇上安装了精确度更高的三叉戟II型D-5导弹，它携带了威力更大的核弹头，用于打击加固的发射井。美国领先的遥

感技术大大增强了其侦察机动陆基导弹和核潜艇的能力。锁定其他核大国卫星的能力可以削弱甚至瓦解它们发射核导弹的能力。³²

将战略武器部署在近期加入北约的国家，以及与俄罗斯接壤或靠近的国家，能够提高核武器打击莫斯科等俄罗斯目标的速度，令克里姆林宫猝不及防。美国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的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设施也是潜在的进攻性武器，能够发射搭载核弹的战斧巡航导弹。³³ 主要用于对美国先发制人核打击进行报复性反击的核导弹防御设施或许有能力击落对手发射的数量有限的“幸存”导弹，但这些反导系统在面对先发打击时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们无力应付数量庞大的导弹和诱饵弹。此外，美国近几十年来研发了大量高精度的非核航空航天武器，可用于针对敌方导弹或指挥控制设施的反制武力打击。基于卫星的精准制导使其反制效力可与核武器媲美。³⁴

根据利伯和普雷斯在2006年的说法：“北京未来十年获得可生存核威慑力量的可能性很小，”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在面临美国大规模先发打击能否生存也是存疑的。“我们的分析意味深远：俄罗斯领导人不能再指望可生存核威慑力量了。”正如他们所说，美国正在“寻求现代军事技术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常规武器和核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升级控制”策略。³⁵

美俄两国在2010年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Treaty)，虽然限制了核武器数量，但并未阻止以摧毁对方武器为目的的反制武器现代化竞赛。事实上，核武器数量限制使美国原

本就占上风的反制武力战略更加可行，因为报复性核武器的生存三要素之一是这类武器数量庞大，因此具有冗余性（另外两个是陆基导弹场地的坚固性和隐蔽性）。³⁶ 华盛顿设定核优势目标后，美国开始单方面退出冷战期间缔结的一些主要核条约。2002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单方面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2019年，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华盛顿声称俄罗斯违反了《中程核力量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并退出了该条约。2020年，还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Open Skies Treaty, 该条约限制对他国的侦察飞行)；俄罗斯紧接着也于2021年也退出该条约。毫无疑问，退出这些条约对华盛顿有利，为其谋求核优势扩大了反制武力选择。

鉴于美国谋求全面核优势的动作，俄罗斯20年来也在努力对其核武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但它的反制能力处于明显弱势。因此俄罗斯的基本核战略取决于它对美国先发核打击的担忧程度，因为这种打击可有效解除其核威慑和报复反击能力。因此，俄罗斯正努力重建可靠的核威慑。哥伦比亚大学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的辛西娅·罗伯茨 (Cynthia Roberts) 2020年在《俄罗斯核威慑政策揭秘》(Revelations About Russia's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一文中写道，俄方感觉到美国对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两方面的战略力量进行提升，这种持续的努力是为了“干扰俄方的核威慑，不给莫斯科有效二次打击 (second strike) 的选项”，通过“斩首有效、彻底地消除其核威慑。”³⁷虽然美国

采取了扬言“首先使用核武器和阶段升级”的极限核“防御”姿态，在升级的各个水平上保持优势地位，但与俄罗斯“威慑失效即全面开战”的策略相比，前者仍主要依赖“互相确认毁灭”机制。³⁸

然而，近年来，中俄两国在战略武器技术和系统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了对抗华盛顿提升先发核打击能力的企图，中和其核威慑，莫斯科和北京都转向了不对称战略武器 (asymmetrical strategic weapons) 系统，旨在抵消美国在导弹防御和高精度目标定位方面的优势。洲际弹道导弹易受攻击是因为，虽然它们达到了高超音速 (hypersonic speed，通常达到5马赫即五倍音速以上)，但当它们再次进入大气层时，会就像子弹一样沿着一条可预测弹道弧线前进。因此它们缺乏突袭能力，其攻击目标是可预测的，理论上它们可以被反弹道导弹拦截。安置洲际弹道导弹的加固发射井就成了明显目标，而且考虑到美国拥有高精度卫星制导的有核、无核导弹，它们现在的风险大增加了。面对这些对两国基本威慑力构成威胁的反制武力，中俄都抢在美国前面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可通过空气动力机动躲避导弹防御系统，防止对手掌握预设的最终目标。俄罗斯研发了名为“匕首”(Kinzhal)的高超音速导弹，据说自身速度可达10马赫以上；还有“先锋”(Avangard)高超音速武器，在火箭助推下可达到27马赫的惊人速度。中国研发出“乘波体”(waverider)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速度可达6马赫。有人借用中国俗语称其为“杀手锏”，对抗装备先进得多的对手，这是一种有效武器³⁹。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研发反卫星“太空反制”武器，旨在消除美国在高精度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方面的优势。⁴⁰

考虑到其他核大国的技术实力，华盛顿对所谓核优势仍是力有不逮。此外，由反制武力战略引发的核军备竞赛从根本上讲是非理性的，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热核大战，其后果甚至远远大于“互相确认毁灭”情景所设想的后果，可造成双方数亿人死亡。核冬天则意味着，在全球核交锋中，整个地球将被环绕在平流层的烟尘包围，人类将几乎全部灭亡。

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基于打赢全面核战争想法的核姿态尤其危险，因为它否认了城市中火焰风暴的作用，因而否认了大量烟尘升入大气高层、遮挡大部分阳光的后果。因此，美国的核优势野心，就像“互相确认毁灭”的英文缩写MAD一样，变成了一种疯狂举动。⁴¹ 埃尔斯伯格写道：

希望通过斩首式进攻成功避免双方同归于尽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现实的判断是，美国与从前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之间若展开核交锋，不但对两国，对全世界都将是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决策者）表现得他们仿佛相信（又或者真的相信）这种威胁的本质并不是随时准备引发一场全球屠杀。⁴²

新冷战与欧洲战场

在《灭绝主义笔记》中，并且作为1980年代欧洲核裁军运动领军人物的基本立场，汤普森认为，当时欧洲的核武器扩张是军事机

器和技术需求的产物，“尽管每次危机或‘敌人’的创新给予它向上的推力，但它的进展仍独立于国际外交局势的潮起潮落。”⁴³ 他的观点是为了促进东西方反对各自当局的和平运动进行联合的一种策略，依据的理由是，核扩张是双方共同导致的结果。然而，在这方面，他掩盖了自己的证据，这些证据指向了华盛顿大肆扩张反制核武器、在欧洲部署对苏战略武器的事实。在1982年9月《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一篇题为《核斗鸡》(Nuclear Chicken)的文章中，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保罗·斯威兹(Paul M. Sweezy)质疑了汤普森的这一观点，不仅指出北约在美国领导下的战略扩张，而且指出美帝国秩序严重依赖于对其他国家(包括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进行先发打击的可靠威胁。⁴⁴

1981年，埃尔斯伯格为汤普森和丹·史密斯(Dan Smith)主编的美国版《抗议与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一书作序，列举了一长串有据可查的案例，说明美国自1949年以来就在利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恐吓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包括有核和无核国家)让步，以实现其帝国主义目的。⁴⁵ 仅1945至1996年之间，有据可查的核恐吓就有25次，之后此类事件仍有发生。⁴⁶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核战争进行威胁的做法是包含在美国战略之中的。通过反制武器提升核优势的行动提供了一种可能：美国可能再次打出恐吓牌，针对中俄等核大国。马格多夫、斯威齐把这种策略称为“核斗鸡”游戏，美国就是其中最激进的玩家。

核斗鸡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

冷战后北约扩张主要设计师之一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关键人物的影响下，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继续谋求美国在欧亚的终极地缘政治霸权，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根据他的说法，这盘棋的致胜一招是将乌克兰纳入北约麾下，形成战略核联盟（尽管布热津斯基在阐述地缘政治战略时有意不提核武器因素），这将终结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可能导致其分裂成多个国家，意味着美国将笑傲全球。⁴⁷ 这种将美国在冷战后的单极霸权转变为永久性全球帝国的企图需要北约东扩，这在1997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北约逐渐将西欧和乌克兰之间几乎所有国家吸收进来，乌克兰则是终极大奖，一把刺向俄罗斯心脏的匕首⁴⁸。在这一点上，美国主导的北约扩张战略与其核优势野心之间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两者几乎步调一致。

面对北约在乌的军事扩张，俄罗斯被迫考虑自身国家安全问题，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北约扩张10年来已经吸纳了原先是华约成员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11个国家。就在《外交》杂志大谈美国接近核优势的一年后，俄总统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出震惊世界之语，明确表示“在当今世界，单极模式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⁴⁹ 尽管如此，北约依然延续其长期战略，即扩张至布热津斯基所言的欧亚“地缘政治支点”，使俄罗斯受到致命重创；北约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期间悍然宣布打算将乌克兰纳入其军事战略(核)联盟。

2014年，美国在乌克兰导演的独立广场政变推翻了该国民选

核力量调整为高度警戒状态，使世界面临全球核浩劫的风险，这一次对峙双方是互相争斗的资本主义大国。华盛顿的一些人物，如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曼钦三世 (Joe Manchin III)，支持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意味着可以击落俄方飞机，战争极有可能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⁵²

两个方向的灭绝主义

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气候变化体现了一种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威胁。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依靠无节制地燃烧化石燃料，若不在几十年内彻底改革生产体系，这将导致工业文明衰落，人类将面临存亡挑战。这就是环境灭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意义。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如果世界各国希望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增幅控制在 1.5°C 以内或低于 2°C ，那么到2050年人类必须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就会导致人类和无数物种的地球家园的毁灭。

气候变化属于更普遍的地球生态危机。与这一危机相关的是九大生态红线被突破，除气候变化还包括物种灭绝、平流层臭氧耗竭、海洋酸化、氮磷循环破坏、地面植被和森林消失、荒漠化造成的淡水资源减少、大气气胶负荷、新化合物、新遗传形式等新实体的出现。⁵³ 此外还要加上新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现，如新冠疫情中发生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农商企业促使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发生改变。⁵⁴

然而，气候变化毫无疑问是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核心。就像核冬天一样，它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物种延续构成了威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21-22年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物理学报告中告诉我们，即使不考虑不可逆气候变化的最乐观情形也是未来几十年的日益严重的全球灾难之一。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数亿甚至数十亿人的生命和生活环境，这些人将遭遇世界文明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事件。⁵⁵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全世界发动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恢复他们被资本主义制度掠夺的生存条件，重建一个基于广泛平等的、维护生态持续发展的世界。⁵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意让全世界关注当今气候危机灾难性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2年报告发布于2022年2月28日，而四天前，俄罗斯为了对抗北约加入了乌克兰内战，关于全球热核交锋危险的担忧越来越大。就这样，全世界的注意力从担心一种危及全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威胁转移到了另一种突然卷土重来的威胁，即从碳毁灭转移到了核毁灭。

当世界转而关注主要核大国之间开战可能性时，全球范围内的核威胁，也就是从科学意义上理解的核冬天却无人提及。全球变暖和核冬天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在气候上是紧密相关的，表明无论以何种方式，绝大多数地球居民都处于毁灭的边缘：全球变暖将走向人类无力回天的地步，而核战争将导致数亿人死亡，随后是持续数天甚至数月的全球变冷（核冬天），其余大多数人会因饥饿

而灭绝。世界大国既在很大程度上不承认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的全面破坏性后果一样，也否认核战争对地球的全面影响。而有关核冬天的科学研究已告诉我们，核战争实际上会毁灭地球各大洲的人口。此外，如果全球变暖的程度严重到扰乱全球文明（自然科学家预测，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度，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到时候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将加剧，核战争以及核冬天的风险就会增加。⁵⁷今天，我们要在灭绝主义和人类生态需要之间做出选择。⁵⁸现在威胁人类的两大全球生存危机的病因是相同的：资本主义在有限的地球环境中对海量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霸权的疯狂追求。面对这种无限的威胁，唯一可能的回应是一场基于生态与和平的世界性革命运动，摆脱对地球及其居民的系统性破坏，走向基于广泛平等的、维护生态持续发展的世界，也就是社会主义。

28. “Excer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ing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 29.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5–48.
 - 30.Richard A. Paulsen, *The Role of U.S. Nuclear Weapons in the Post-Cold War*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4), 84; Michael J. Mazarr, “Nuclear Weapons After the Cold War, ” *Washington Quarterly* 15, no. 3 (1992): 185, 190–94;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46.
 - 31.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3, 50.
 - 32.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5.
 - 33.Jack Detsch, “Putin’s Fixation with an Old-School U.S. Missile Launcher, ”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2; Jacques Baud (interview), “The Policy of USA Has Always Been to Prevent Germany and Russia from Cooperating More Closely, ” *Swiss Standpoint*, March 15, 2022; Starr, “Turning a Blind Eye Toward Armageddon.” Estonia has cruise missiles supplied by Israel: David Axe, “Estonia’s Getting a Powerful Cruise Missile. Now It Needs to Find Targets, ” *Forbes*, October 12, 2021. Russia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possible reintroduction of Pershing II intermediate ballistic missiles in Europe.
 - 34.Jaganath Sankaran, “Russi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An Asymmetrical Response to U.S. Aerospace Superiority, ”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March 2022.
- 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8–49, 52–53; Karl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Deterrenc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1, no. 4 (2017). 中国核威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降低其核潜艇的声学签名也就是噪音水平。2011年时人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将其潜艇的声学签名降低到足以在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中幸存。然而，不到十年，中国就在这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47; Caleb Larson, “Chinese Submarines

Are Becoming Quieter, ”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10, 2020; Wu Riqiang,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 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19, no.2 (2011): 91–120. 2006 年利伯和普雷斯在《外交》文章中的分析招致了中俄两国的批评, 也引起了两国的担忧, 也推动了中俄两国核力量的复兴和现代化。然而, 美国核优势野心所产生的威胁, 持续困扰着中俄两国的战略规划者。参见 Karl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Nuclear Weapons, Deterrence, and Conflict, ”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0, no. 5 (2016): 31–42.

35.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16–17.

36.Roberts, “Revelations About Russia’s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Sankaran, “Russi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37.Alexey Arbatov, “The Hidden Side of the U.S.-Russian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September 2016; Brad Roberts, The Case for U.S. nuclear weapons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8.Richard Stone, “National Pride Is at Stake: Russia, China, United States Race to Build Hypersonic Weapons, ” Science, January 8, 2020, 176–96; Dagobert L. Brito,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Michael D. Intriligator, “The Case for Submarine Launched Non-Nuclear Ballistic Missiles, ” Baker Institute, January 2002.

39.Sankaran, “Russi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ermeasure”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to elude counterforce attack on a nation’s nuclear deterrence is emphasized by Russia and China, given the U.S. lead in counterforce. See 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46–48.

40.See Diane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in Paul Johnston, From Mad to Madness: Inside Pentagon Nuclear War Planning (Atlanta, GA: Clarity, 2017), 272–86.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307. 今天, 美国战略圈又在热议关于美国“低伤亡”或“斩首式”先发制人打击能力, 这种能力似乎能降低核火焰风暴的可能性。参见

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27–32.

43.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46.

44.Magdoff and Sweezy, “Nuclear Chicken, ” 3–6.

45.Daniel Ellsberg, “Introduction: Call to Mutiny, ” in Thompson and Smith, ed., *Protest and Survive*, i–xxviii. It was reprinted as “Call to Mutiny, ” *Monthly Review* 33, no. 4 (September 1981): 1–26.

46.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319–22.

47.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46, 92–96, 103.

48.Editors, “Notes from the Editors.”

49.Diana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277.

50.Editors, “Notes from the Editors” ; Diane Johnstone, “For Washington, War Never Ends, ” *Consortium News* 27, no. 76 (2022); John Mearsheimer, “On Why the West Is Princip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Ukrainian Crisis, ” *Economist*, March 19, 2022.

51.Mark Episkopos, “Putin Warns the West to Heed Russia’s Redlines in Donbass, ”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21, 2021; Associated Press, “Russia Publishes ‘Red Line’ Demands of U.S. and NATO Amid Heightened Tension Over Kremlin Threat to Ukraine, ” *Marketwatch*, December 18, 2021.

52.Luke Broadwater and Chris Cameron, “U.S. Lawmakers Say They Are Largely Opposed to a No-Fly Zone Over Ukraine, ”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22.

53.Will Steffen et al.,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 *Science* 347, no. 6223 (2015): 736–46.

54.See Rob Wallace, *Dead Epidemiologists: On the Origins of COVID-1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55.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ion and Vulnerability (Geneva: IPCC, 2022). See also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 Climate Change 2021.

56. 这一结论事实上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部分（关于缓解气候变化）中科学家的最初评估是一致的。科学家所撰写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部分《给决策者的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于2021年8月泄露，比2022年4月最终发布时间提前了几个月。公开发表的第三部分《给决策者的摘要》（又称政府评估报告）被有关国家政府深度审查和修改，掩盖了科学家有关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主要发现。参见 Editors, “Notes from the Editors, ” Monthly Review (June 2022),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2/06/01/mr-074-02-2022-06_0/.

57.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18.

58.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76.



MR
PRESS

tricontinental

NO COLD WAR

STUDIES | on contemporary
dilemmas